

鬼谷

辛勤



鬼谷



鬼 谷

辛 勤

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

封面：插图：崔晓云

责任编辑：刘振宇

迟赵俄

鬼 谷

辛 勤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787×1092 1/32 5.75印张 105千字

1990年10月北京第1版 1990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0,000册 定价1.85元

内 容 提 要

《鬼谷》是一部科学探险小说。

“鬼谷”那边是个神奇世界，五颜六色的鲜花不仅能治病，而且能使傻子变聪明、丑变美、穷变富，可就是没人能闯过去。

智勇双全、为人忠厚的拉巴多吉决心弄清祖阿爷闯“鬼谷”致死的原因；有知识、有头脑、勇于探索的尼玛，学了《十万个为什么》以后，要亲自配一把打开“鬼谷”大门的金钥匙；胆小自私的旺加，要跟着去取宝发家。三个孩子带着猎犬哩哩和几头牦牛，一路餐风宿露，杀巨蟒，战猛兽，团结友爱。在金丝猴帮助下，他们还从虎口救出了三个小喇嘛呢！最后，终于穿过中甸坝子，到九子母雪山，闯过了“鬼谷”。

全书情节紧凑，悬念迭生。人物性格鲜明，语言活泼幽默，并介绍了许多新奇有趣的知识。打开卷首，宛如走进一个“问号”世界：牦牛有几个胃？怎样辨认野兽的脚印？鹿子站定为什么老是三脚着地，一只前脚提在空中？“鬼谷”到底有没有鬼？守门的饿鬼是谁？地下的雷声是怎么回事……读后，这些问号掩卷即失。

目 录

第一章	鬼谷的传说	1
第二章	不愿歇脚的彩云	23
第三章	神奇的虎迹	47
第四章	九子母雪山的身影	69
第五章	迷路的小喇嘛	91
第六章	孤独的金丝猴	115
第七章	穿过鬼谷的大雁	134
第八章	敲开乐园的五彩门	155
第九章	尾声	175

第一章 鬼谷的传说

拉巴多吉最爱听故事，刚好他的阿奶最能讲故事。奶奶和孙孙粘在一起，就象勾腰驼背的老杉树上，缠了一根扯不开、拉不断的小葛藤。

在阿奶的多如繁星的故事里，拉巴多吉最喜欢听祖阿爷的故事。

祖阿爷名叫多布杰，是中甸草原上最有名的“大力气”。牦牛打架，四只角顶死在一起，别人要用火把才能把它们隔开。他不用火把，就那么赤手空拳地冲上前去，一只手扳住一条牦牛的角，叫一声滚开，它们就得乖乖地勾起脖颈，往后退缩。

有一次，丽江城里赶骡马盛会，多布杰对家里的人说：“家里没有马，我去丽江牵一匹回来吧！”

“没有钱，你怎么牵得回马来呢？”家里的人说，“总不能转过屁股去，任随人家踢个够吧！”

多布杰神秘地笑笑说：“你们不用管，赶快用木板钉一个

大马槽吧！我牵回来的马，少说也能驮两百公斤青稞面。”仿佛他已经相中了一匹精壮的烈马，并且提前付过了定钱一样。

从中甸到丽江，别的人要走四天，多布杰只要走两天半就赶到了。

集市上，什么人都有。从大理来的白族阿妹卖麦秸草帽，从宁蒗来的彝族大哥卖羊毛毡毯(pǔ lu)，从西藏来的藏医卖虎骨，从昆明来的汉族商人卖盐巴，本地的纳西人摆下数也数不清的摊子卖丽江粑粑。骡马盛会在一片山坡上举行，从九岭十八箐赶来的骡马，在山坡上踏起一堵一堵淡红色的尘雾。街上沸沸扬扬的闹声，隔着三座山岭，两个坝子，就能够听见了。

多布杰背着两只手，第一天只管在骡马群里游来串去。肚子游串饿了，他就主动帮助驮运山货的马帮卸驮子。那驮子少说也有一百多公斤重，别人卸都是两个人，一个人端着一边，挺着肚皮擗着嘴，把脖颈上的青筋挣得象绷紧的弓弦一样直，才能卸下来。只有他喜欢一个人，双手抓住驮架往上一提，就把驮子从骡马背上轻而易举地卸到了地上。主人给他两个人的工钱，他不要，只要一个人的，买几个丽江粑粑塞下肚子就算了事。

第二天，他睁大那双鹞鹰一样的亮眼，稳稳沉沉地站在一匹烈马的跟前。那匹烈马在市场上是独一无二的。它个头高大，昂起脖颈，谁也别想碰到它的耳朵；它四肢有力，刨刨蹄子，“噔噔”的，地皮都会打颤颤；它昂扬时嘶鸣了一声，所有的

骡马都振起耳朵，象士兵听到将军发出号令那样服服贴贴地安静下来。它不仅威风凛凛，而且皮毛也长得非常顺溜，浑身上下象金黄的缎子在闪光。多布杰就站在那匹马的跟前，默默无语地听人家讨价还价。

那时候，市场上使用的是银元。有一个汉人看中了这匹马，很内行地抓住笼头，捧住马嘴，看了看它的牙口，愿意出一百元大洋把它买下来。马贩子撇着嘴角直摇头，他要两百元大洋，少一个银毫子也不行。双方磨牙斗嘴，汉人从一百元添到了一百五十元。

“不能再添了。”汉人说，“再添，我不是疯子，就是傻子了。”

马贩子摆出一副奇货可居的样子，连话也不搭，就闭上了眼睛。仿佛周围没有一个识货的人，多搭一句话，就丢失了他的身分。

围观的人里三层，外三层，都象晒干的板鸭长伸着脖颈。想买的，不想买的，都在争论价钱的高低。瞪大的眼睛，撅起的胡子，横飞的唾沫，胀红的腮帮，这些人兴许是被丽江粑粑撑胀了肚皮，不斗嘴磨牙嚼干筋，就难以安静。只有多布杰是一声不吭的，他一次一次低下头去，盯着那马的蹄子转圈子。那马的蹄子象四个倒扣在地上的小碗，边沿溜圆，蹄根劲实，一看就知道它奔腾、跋涉都有一股奇异的气力。最后，他大咧咧地伸出巴掌，拍拍马后裆说：“卖给人家了！嘴痒也不能老用话来磨。一抱大的马，一百五十元不卖才是真正的疯子、傻子哩！”

围观的人讪笑起来，七嘴八舌嚷嚷着：

“一抱大的马，哈哈，一抱大！”

“卖了，卖了，一抱大是挖苦人的话，不过一百五十元也该出手了。”

“咬咬牙，再添十元！”

“行了，行了，再添十元，可以交马缰绳了。”

“哈哈，一抱大的马……”

马贩子不理睬那些人的议论，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多布杰，腮帮子气得鼓起猪尿泡大的两个包包。敢说我的马只有一抱大，这口气大得上嘴皮顶天了！今天，老子先要领教领教你，看你小子的腰杆有没有老水牛的粗！

“我的马只有一抱大？”

“是只有一抱大嘛！”

“好！当着这些老少乡亲的面，你把它一抱给我抱起来！”

“抱起来，怎么说？”

“抱起来，马白送你，外贴一副新鞍子！”

多布杰不声不响地望望围观的人群。

人群吼叫起来：

“抱起来！抱起来！”

“是汉子，话说齐天，双手也该把天撑住！”

“这么大的马怎么抱得起来呢？快赔个不是吧！以后上个兜嘴，免得祸从口出。”

“赔个不是哪里行？要磕个头！”

马贩子大臂一挥，把七嘴八舌全堵住，说：

“我不要他赔不是，更不要他磕头，我要他把我的马抱起来！嘴不是屁眼，说话要算数！”

人群中有一多半在怪叫：“抱起来！”

多布杰低下头来，搓了搓手。

马贩子料定他抱不起马来，扯开嗓门大叫：

“我君子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；你一条汉子，也不要放响大屁，不臭人。抱起来！你把它抱起来，我分文不取白送你！再贴一副崭新的鞍子，再送一百公斤上好的马料！你抱起来，抱起来！”

多布杰低着的头猛地昂了起来，两只饿鹰一样的眼睛射向马贩子。嗯呀，那眼睛如果盯着一只岩羊，那岩羊就要瘫倒了；如果盯着一只豹子，那豹子也要打一个冷战。马贩子后退一步，侧着身子，避开多布杰的眼睛，又对围观的人说：

“既是打赌，就得双方都下个赌注。我的赌注下定了：这匹马，一副新鞍子，一百公斤马料；他的呢？抱不起我的马来，怎么办呢？大家说！”

“不用大家说！”多布杰紧紧腰带，把手袖挽了两道。“我抱起这匹马来，要从坡脚走到坡顶。到不了坡顶，我变一匹马，要骑，要卖，要刮，要杀，都由你！”

人群喧哗起来。

马贩子火红的眼珠往外突出，象两颗就要射出枪管的铜炮枪子。他十分激动地齧着咬紧的牙齿，从牙齿缝里挤出四个字：“一言为定！”

多布杰又把腰带紧了紧，手袖挽了四道。他怕盘在头上的发辫垂下来遮住眼睛，干脆把它解下来，一道一道缠在脖颈上。藏袍又宽又长，他怕袍襟拦住大腿，把前后两块都抄起来，塞进腰带去。这一来，多布杰浑身上下都轻快了。他垂下双臂，勾下腰杆，象要跟人摔跤似地绕着那匹马又绕了三圈。

整个骡马市场都停止交易了，成百上千的人都向多布杰投来惊疑不安的目光。看他缀满补疤的藏袍，大家就知道他是一个穷光蛋了。唉，你穷就穷了吧！鞭杆粗的小蛇，还想吞什么大象呢？他们量定他抱不起这匹高头大马。他们担心他沦为马贩子的奴隶，要吃很多很多常人吃不了的苦楚。但是有什么办法呢？泼出门的水，说出口的话，他们要劝他后悔也来不及了。整个山坡，没有人走动，没有人吱声，除了多布杰之外，一切都石雕泥塑似地呆着。

多布杰突然停在那匹马的腰腿旁边。那马一惊，扬起一只前蹄“噔噔”地刨了两下地。就在那马要刨第三下的时候，多布杰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钻到马肚子下面去了。还不等那匹马作出反应，他左臂一揽箍住它的两只前脚，右臂一揽箍住它的两只后脚，用力一收，把马的四条腿都箍拢到自己的肋巴两边来了。接着，他腰身一挺，用后脖颈和两个肩膀，把那匹拼命挣扎的烈马扛起来了。

所有的眼睛都瞪圆。

所有的嘴巴都张大。

所有的人都怀疑自己的神经出了差错。

那马受不了这种整治，脖颈前合后仰，拚死嘶叫。尾巴翘

起来乱甩，“喇喇，喇喇”，象愤怒的鞭子。四条腿上下搓动，象四条春碓(duì)的棒子。但是挣扎归挣扎，多布杰叉开双腿立稳，那马的腰啊，腿啊，就算不得它自己的了。不一会，马脖颈耷拉下来，尾巴只有“簌簌簌簌”打颤的劲儿，刚才的威风泄了一大半。

人群闪开一条道。

多布杰昂起头来，望了望坡顶，从容地迈开了脚步。“咚！咚！咚！”他的每一步迈出去都象踩在人们的心上，那么稳健，那么令人震动。

坡下的人跟上多布杰，谁都想亲眼看着他走到坡顶。坡上的人朝后退着，没有一个人的眼睛不拴在多布杰的身上。整个山坡象发生激战的古战场，一个神奇的将军被千万兵丁围在中间，既没有人敢上去碰他，也没有人闪开身让他突围。尘土卷起来，一阵一阵，把蓝天遮住了，把太阳吞没了。

马贩子走在多布杰的前头。他倒退着上坡。眼睛为什么不能变成两支毒箭呢？要能，他盯着那双脚，首先就要射穿那双脚！盯住那个胸脯，接着就射穿那个胸脯！他多么希望这双脚走着，走着，突然抽筋，突然骨折，突然双膝一弯，跪倒在他的面前！他多么希望那个胸脯喘着气，喘着气，突然干瘪，再没有气喘出来。但是那双大脚，穿着那双威风凛凛的用犴靬缝制的长筒靴，就是不颤，不摇，不停歇，“咚！咚！咚！”只管往上走。那胸脯一起一伏，有节奏，有韵律，喘息得无比畅快！

马儿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洋罪。以前驮一两百公斤东西不冒汗的，现在让人家驮着反倒浑身汗湿，象是刚刚洗了个

澡。以前翻山越岭，越走四蹄越矫健，现在寸步不挪，反觉得筋骨疼痛，象是四条腿都已骨肉分离。它实在受不了啦，强撑起脖颈，只能从鼻洞里喷出两股热气。尾巴是烈马的旗帜，以前在大道上奔驰，尾巴扬起，多么威风！现在，它无论怎么扬，也扬不起尾巴来了，一丝丝垂着，只能象寒风中的柳条不住地抖动。

坡顶在一步步接近。

人群再也静默不住了。有的撕扯着自己胸前的麂皮褂子喊：“好！”有的象螃蟹一样横着行走，见多布杰额上滚下汗珠，他也张大嘴巴“哈哈”地喘热气。有的握着拳头揍他同行的伙伴，一边揍，一边喊着：“坚持！坚持！”

狡猾的马贩子眼看就要输了，心里一急，恨不得咬掉自己的舌头。但是舌头没有咬掉，他却急中生智，想起了一个阴险毒辣的鬼办法。在接近坡顶的地方，有一个长满野刺的小土坎。本来，到达坡顶是可以绕开这个小土坎的。但是马贩子有意挡住多布杰的视线，引着他往小土坎上走。

野刺挂住多布杰的衣角了。

野刺扎进多布杰的裤腿了。

野刺阻挡多布杰的前进！

就在多布杰无法迈步的时候，马贩子眯缝起狡黠的双眼，突然摔倒，“咕噜噜”滚下，猛地砸在了多布杰的膝头上。

狠毒的一着！

致命的一击！

多布杰向后打一个趔趄，猛听见自己腰杆上的筋骨“嗒”

地响了一声。紧接着，一股钻心的疼痛象无数条毒蛇，从背心窜开，咬疼了五脏六腑！他顿时感到自己扛在肩上的不再是一匹马，而是一头牛，一头象，一座大山！他的眼睛昏花了。他的耳朵鸣叫了。他站立不稳，在小土坎上倒退了一步，两步，三步。就在这时，他垂下头去，勾下腰去，一个劲只想躺倒，躺倒，躺倒……但是，脚下有一双眼睛猛地刺激了他，使他浑身一振，每一条筋骨又昂扬起来。那眼睛镶在躺倒在地上的马贩子的脸上。那眼睛奸诈，狠毒，就象银环蛇吐出的两根毒须！多布杰盯住这双眼睛，什么都明白了。他把牙齿一咬，又把头昂了起来。

人群识破了马贩子的阴谋，一齐怒吼起来：

“嗯呀，大草乌！”

“多狠的蝎子心！”

“孔雀屎再毒也比不上！”

有几个藏族青年抽出雪亮的腰刀，抓起马贩子来，就要在他的胸口上戳窟窿。

“放开他。”多布杰说，“倒下十座山来，我也能扛上坡顶去！”

坡顶缭绕着白云。

多布杰到达坡顶，白云就缭绕在他的腰间。

所有的人都对着坡顶欢呼，只有一个人在人们的欢呼声中悄悄溜走了。他象一只受伤的狐狸，哪里没有阳光，就往哪里逃跑……

嗯呀，这样的故事，拉巴多吉听着多么解馋呀！只要阿奶



有空，他就跪在她的膝头上，搂着她的脖颈要她讲。就是睡觉，他也要跟阿奶睡在一起。他用温暖的怀窝把阿奶的双脚捂住，让阿奶舒舒服服地给他讲故事。阿奶的故事是鸟蛋吗？他就是上树掏鸟蛋的能手！

有一天，他要阿奶给他讲祖阿爷的最后一个故事。

“最后一个故事？”

“对，最后一个故事。每个人都应该有的。”

阿奶摇摇头。

拉巴多吉发现阿奶的脸色阴沉了，眼角的皱纹注满了哀伤的阴影。

“您怎么了？阿奶。”

阿奶仍旧摇摇头。

拉巴多吉是个聪明的孩子，他搂着阿奶的脖颈，看一看阿奶的神色，就知道勇敢机智的祖阿爷一辈子有数不完的光彩

照人的故事，最后一个，一定是惨烈的，不能对人多讲的。

伤心的事情，谁愿意多讲呢？象心灵上的创伤，谁也不能够多碰它一样。

拉巴多吉不愿惹阿奶伤心，不再问了。但是心上结了一个疙瘩，常常憋得他紧皱着眉头，望着草原上变化无穷的浮云发呆。

不久，阿奶去世了，这个疙瘩升上拉巴多吉的喉头，不吐出来，实在不痛快了。有一次，阿爸要到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汇报工作，刚巧拉巴多吉放了暑假，便带他上了路。从中甸到昆明要坐整整三天汽车。这么漫长的旅途刚好是讲故事的好时机，拉巴多吉便要阿爸给他讲多布杰祖阿爷的最后一个故事。

“最后一个？干吗要听最后一个？”

“前面的，我都听过了。剩下最后一个，阿奶没有讲。”

阿爸好象也怕讲这最后一个故事。他隔着车窗，眺望着不断向后逝去的山岭，沉默了整整一天路程。车子到达下关，他才对拉巴多吉说：“你祖阿爷的最后一个故事是在鬼谷里发生的，它也在鬼谷里结束。要讲清楚它，先得说一说鬼谷。”

住进州委招待所，拉巴多吉给阿爸泡了一缸香茶，不用催促，阿爸就讲起来了。

二

传说，通过鬼谷，就可以走进一个水草丰美的乐园。